

# 苍穹神剑



河南文艺出版社



古龙文集 063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苍穹神剑 / 古龙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8

(古龙文集)

ISBN 978-7-80765-887-0

I. ①苍… II. ①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0243 号

---

著 者 古 龙  
责任编辑 杨彦玲  
校版编辑 王井起  
特约编辑 读客唐正申 读客朱莹莹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星月双剑 /1
- 第二章 秦淮风月 /19
- 第三章 人心难测 /36
- 第四章 飘然老人 /56
- 第五章 再入江湖 /70
- 第六章 锋镝情潮 /101
- 第七章 英雄之会 /127
- 第八章 万相真人 /152
- 第九章 武当之行 /168
- 第十章 倚天贯日 /210
- 第十一章 蓝大先生 /235
- 第十二章 星殒月落 /253

## 第一章 星月双剑

江南春早，草长莺飞，斜阳三月，夜间仍有萧索之意，秣陵城郊，由四百横街到太平门的大路上，行人早渺，树梢摇曳，微风飏然，寂静已极。

蛰雁惊起，远处忽然隐隐传来车辚马嘶，片刻间，走来一车一马，车马蹶行甚急，牲口的嘴角，已喷出浓浓的白沫子，一望而知，是赶过远路的。马上人穿着银白色的长衫，后背长剑，面孔瘦削，双目炯炯有神，顾盼之间，宛如利剑，只是眉心紧皱，满脸俱是肃杀之气。

此时银辉满地，已是中夜，万籁无声，马蹄踏在地上的声音，在寂静中分外刺耳，马上的银衫客把缰绳微微一紧，侧脸对着赶车的那人说：“老二，轻些，此刻已近江宁府的省城，要小心才是。”

赶车的也是个遍体银衫的中年汉子，身材略胖，面如满月，脸上总是带着三分笑容，听了马上人所说的话，像是并不十分注意，车行仍急，只是笑着说：“大哥也是太过谨慎了，咱们从北京到这儿，已是几千里路咯，也没有一点儿风吹草动，我真不知道您整天担的哪门子心？”

语音清脆，说的是一口纯粹的官话。

马上人微摇了摇头，张口像是想说什么，向赶车的侧睨了一眼，又忍住了。

赶车的忽地将马鞭随手一抡，在空中划了个圈子，鞭子抡得出奇地

慢，但竟隐隐有风雷之声，此时，他笑容更见开朗，大声地说：“就算有个不开眼的狗腿子，来找咱们的碴，凭咱们手里两把剑，还怕对付不了他们？”

话声方歇，只听得远处有人冷冷地说：“好大的口气。”

语音不大，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入耳却极清晰，一字一声，锵然若鸣。

马上人脸色顿变，手朝马鞍微按，人已如箭般直蹿了出去，宽大的衣袂，随风而起，人在空中微一顿挫，将手里拿着的马鞭，向下一抡，人却又向上蹿了丈许高，放眼一看，只见四野寂然，哪有半条人影？

赶车的端坐未动，回头向车里看了一眼，车里的人呼吸甚重，都已睡熟了。

此时马上人用极快的身手在四周略一察看，银白色的衣服在月光下宛如一条白练，忽又冲天而起，飘飘地落在马上，眉心攒得更紧，说道：“此人武功深不可测，若真是京里派下来的，只怕……”

赶车的此时笑容已敛，长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是祸不是福，反正这副千斤重担，已落在咱们肩上，咱们好歹得对地下的人有个交代，只好走着瞧吧。”

手中缰绳一紧，车马又向前赶去。

骑在上面的名叫戴梦尧，赶车的是他师弟陆飞白，他俩人本是表兄弟，后来家败人亡，弟兄俩随着采人参的药贩流亡到关外，经过居庸关时，偶得奇缘，被隐居在八达岭青龙桥的一位长白剑派名宿看中，收为弟子。这位长白剑派的名宿行辈甚高，从不示人姓名，也是他弟兄有缘，在青龙桥一待七年。二十年前他弟兄初入江湖，在紫荆关南的四陵旷地上，双剑歼七煞，听说紫荆七煞的七件外门兵器，竟未能搪过十招。紫荆七煞雄踞多年，竟被一举而灭，没有逃出一个活口，江湖闻讯大惊，都想一睹二人真面目。

不久西河江湖黑白两道在高碑店群雄集会，谈判走镖的道儿，自是越谈越僵，此时他弟兄俩突然出现，以“苍穹十三式”镇住在场群雄，这才扬名天下，江湖上人称“星月双剑，苍星银月”，从此饮誉南北。

后来这两人忽然一齐失踪，江湖上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们

被仇家毒计陷害，已经亡命，这消息越传越广，似乎真实性也越大，于是江湖中人各个拊掌称快。

星月双剑生性傲岸，行踪飘忽，绝少真心的朋友，而且仇家事情做得甚是干净，侠义中人虽曾倡言复仇，但时过境迁，遂即渐渐淡忘了。

他们被仇家陷害是真，人却侥幸未死。两河绿林道的总瓢把子，笑面人屠申一平，不知怎么得到苗疆秘术，远赴苗山，采集在深山中蕴郁千年的桃花瘴毒，凝炼成一种极厉害的毒汁，装在一个用百炼精钢铸成的极小钢筒里，机括一开，毒汁随即喷出，只要中上一滴，一出十二个时辰，全身溃烂而死，端的是霸道已极。

笑面人屠申一平和紫荆七煞本是生死之交，对星月双剑早就恨之切骨，却惧于他们的武功，迟迟未敢动手，此时仗着这歹毒的暗器，定下一条毒计。

申一平五十大寿那天，在北京城郊的马驹桥大宴黑道群雄，却早就派人专程赶到峰山畔去找星月双剑，等了旬日，才找到他们，说是申一平决定在五十大寿那天，金盆洗手，从此息影江湖，并且借此解散两河绿林道，所以特请星月双剑前往主持。

星月双剑不疑有他，于是欣然前往，申一平却在上酒的时候，手中暗藏毒汁钢筒，溅在他们身上，星月双剑就在毫无所觉之下，中了他的道儿。

寿堂上宾朋满座，烛影摇红，酒过数巡，星月双剑发觉离去的人越来越多，寿堂上剩下的，俱是些申一平的死党。陆飞白发觉情形异样，把酒杯一举，朝着申一平笑道：“咱弟兄承总瓢把子的抬爱，能眼见总瓢把子解散两河绿林道，造福行旅的盛举，此时酒足饭饱，希望您吩咐一声，让咱们也好早点高兴。”

只见申一平恻恻地一笑，说道：“您说的是什么话，两河绿林道的基业创办已久，哪能从我申一平手上毁去，我看陆侠客想是醉了。”

堂上群豪哄然一笑，笑声中带着异样的轻蔑，陆飞白大怒，将手中酒杯叭的一声，打得粉碎，朗声说道：“申一平，你这算是什么意思？”

笑面人屠哈哈狂笑，说道：“你们星月双剑称雄一时，现在也该收手了，我申一平宽大为怀，让你们落个全尸，老实告诉你，你们身上已中了

我用千年瘴毒炼成的毒汁，一个对时之内，全身将会溃烂而死。”

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得意已极。

戴梦尧听完全身一震，低头一看，膝上的衣服已烂了碗大一块，里面隐隐传出恶臭之气，知道申一平所言非虚，用手一拉陆飞白，低低地说：“老二，别动气。”

随即朝着申一平将手一拱，朗声笑道：“笑面人屠果然名不虚传，我们栽得总算不冤枉，既然总瓢把子网开一线，我弟兄从此别过。”

陆飞白此时也自觉，一言不发，随着戴梦尧往外走去。申一平并不拦阻，朝着群豪大声笑道：“星月双剑果然聪明，现在就去准备后事。”

大堂上笑声哄然，申一平笑声更厉。

陆飞白身体蓦然往后倒纵，长剑顺势抽出，头也不回，反手刺去，长剑宛如一道银虹，带着凄厉风声直取申一平，这正是“苍穹十三式”中的绝招，“天虹倒划”。申一平笑声未落，剑已临头，只得往桌下窜了出去，陆飞白剑势一转，右腿往后虚空一蹴，“星临八角”，长剑化作点点银星，向申一平当头罩下，申一平就地一滚，冠罩全失，躲得狼狈已极。

这种地趟救命的招数，武林中多不屑为，申一平乃绿林盟主，武功本自不弱，却因未料到陆飞白出手之奇，故此才身形慌乱，当着手下如许多人，用出这种身法，实是万不得已，然却丢脸已极。当下申一平不觉大怒，厉声道：“好朋友不卖面子，并肩子动家伙招呼他。”

堂上群豪顿时大乱，抽兵刃，抛长衫，眼看就是一场血战，忽地有人厉声一喝：“都给我住手。”

申一平仗以成名的一对奇门弧形剑正待出手，听见有人发话，不禁一顿，陆飞白却不理这碴儿，长剑一点桌面，人又借势向上拔了几尺，身形略一顿挫，剑势由第五式“落地流星”化作第十式“泛渡银河”，银光如滔滔之水，往申一平身上逼去。

“星月双剑”以“苍穹十三式”饮誉武林，剑式自有独到之处，他不仅快，最厉害的是身形不需落地，剑势可在空中自然运用。申一平不但没遇过这种对手，甚至连这种剑法都未曾见过，又如何能够抵挡，只得大仰身，往后争窜，又是一阵忙乱，方才躲过这剑。

戴梦尧眼见陆飞白连用绝招逼住申一平，想置之于死地，心中暗自思



索：“即使将申一平杀死，自己性命也是难保，何不先设法出去，如能万一救得自己的性命，日后还怕没有报仇的机会？”

于是他也大声喝道：“二弟住手。”音如洪钟，入耳锵然。

陆飞白身随剑走，“云如山涌”又待向申一平发招，听见戴梦尧的喝声，硬生生将已发出的剑招收了回来，游目四顾，只见大堂上的人虽都已抽出兵刃，却没有一个人出手。

此时，刚刚发话的人已缓步走了出来，神态甚是从容，却是一个中年文士，他朝申一平朗声说道：“他二人已中了总瓢把子的极毒暗器，谅也活不过明晚，我看你还是高高手，把这两人交给我带回去算了。”话虽说得客气，神情却甚是倨傲。

申一平手里拿着一对弧形剑，怔怔地站在那里，甚是狼狈，听了这人的话，非但不以为忤，仿佛这人对他倨傲，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想了一会，中年文士已是不耐，怫然说道：“想是总瓢把子不卖我这个面子了。”

申一平连忙弯下腰去，说道：“但凭熊师傅的吩咐，只是以后……”

中年文士立刻接着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们两家的事从此已了，以后的事，全包在我的身上。”

说完后走向星月双剑，说道，“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士，星月双剑，的确不凡。”突然他把话声放得极低：“二位何必跟这班小人动怒，桃花瘴毒子不过午，两位不如跟在下同去，也许还有活路可走。”

戴梦尧虽觉此人太是诡异，但是人在求生的欲望之下，也就管不了这许多了，只得说道：“一切遵命。”

那人听了，展容一笑，似乎很是高兴，将手朝申一平一拱，眼光朝四周略一睥睨，笑着说：“瓢把子的高义，兄弟心领，今日就此别过了。”

他们走出门外，星月双剑只觉一阵清凉之气扑面而来，夜寒如水，酒意全消，脚步却愈显沉重，腿弯已然麻木。中年文士手一摆，一辆装潢华丽的套车急驰而来。

他们上车后，那中年文士并未和他们同坐车内。车内装置华美，窗帘椅套，全是绝上品的贡缎，星月双剑不觉疑团更重，那中年文士究竟是何等身份？为何缘故仗义伸手来管这件闲事呢？

车行甚急，没多久，两人便渐渐晕去。

醒来时，却是躺在一张非常柔软的床上，这和他们以前所睡过的迥不相同。屋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靠壁放的是堆列整齐的书架，一琴一几，安放得俱恰到好处，仿佛是富贵人家的书房。窗户向外支起，从窗口看出去，只觉林木葱郁，庭院很深，渺无人迹，偶有鸟语虫鸣，从远处传来，令人有出尘之感。

戴梦尧首先醒来，不一会，陆飞白也醒了，他身体一弓，刚想坐起，又扑地倒在床上，不禁叹道：“想不到这桃花瘴毒恁的厉害，我总算开了眼界了。”接着又低声问道，“这是何等所在，我们怎会到了此处？”

戴梦尧眉头一皱，也低声说道：“二弟切莫乱动，我们此刻凶吉尚不自知，最好还是先试试能否运气行动，万一有变，也好应付。”

陆飞白正想答话，突然门帘一掀，进来一人，正是那诡异的中年文士，笑吟吟地站在门口，一进来就笑着说：“两位暂且好生休养，托天之幸，现在总算已脱离险境，这瘴毒恁的厉害，两位能否脱险，事前我也难以预料呢！”说完微笑着向前走了几步。

戴梦尧挣扎着想要坐起，那中年文士连忙走上将他扶着睡好，正色说道：“我知道两位此刻必在怀疑我是何等人物，有何居心，只是两位现在尚未痊愈，不宜伤神，好在来日方长，彼此即是一家人了，什么话都好说。”

戴梦尧道：“阁下救命之恩，小弟实不敢言谢，不知可否请教阁下高姓大名，也好让小弟们铭记在心。”

那中年书生说：“休再提起道谢的话，日后两位痊愈时，小弟自会向两位解释清楚。”

说完竟自走了。

此后那中年文士却未再来，只不时有些穿着华丽的俊美小僮，送来些参汤补品，却是一言不发，问他事情，也是一概不知，陆飞白几次忍不住要发火，都被戴梦尧止住。

这样过了两三天，他们已能下床走动，却使不出一丝力气，陆飞白又想出去看看，戴梦尧又是劝阻，陆飞白生平所服膺的除了他们的师傅外，就只戴梦尧一人，只得罢了。

又过了一日，那中年文士果然来了，这才将事情的始末，说了清楚。

原来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当今储君胤礽的后院，那中年文士，却是胤礽的教师熊赐履。康熙末年，各贝勒争夺皇位，手段层出不穷，胤礽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极力地想拉拢武林好手做自己的帮手，所以笑面人屠申一平五十大寿时，胤礽得到手下报告，特派熊赐履去，想相机物色高手，作为自己的护卫。只是绿林道上群豪，不是失之粗野，就是没有惊人武功，并无一个被熊赐履看中的，后来银月剑客飞白拔剑动手，熊赐履自是识货，一眼便看出他是内家高手，再加上星月双剑名满武林，他知道申一平纵然再是凶横，也不敢得罪胤礽，这才不惜得罪申一平，将他们救了回来，再用大内秘方尽心力地替他们解了毒，目的自然是想利用星月双剑的武功，来替胤礽效力。

江湖中人本重恩怨，戴、陆二人感恩图报，就在王府留了下来，胤礽对他们也是优礼有加，极力地拉拢，特辟后院做他们练功静习之处。侯门深似海，何况王府，于是江湖上遂有了他们已死的传说。

熊赐履本是一介书生，丝毫不懂武术，却满腹文才，谈吐高雅，丝毫没有酸腐之气，星月双剑也颇敬重他的为人，再加上救命之恩，渐渐不觉结成莫逆。

后来胤礽被其弟胤禛、胤禔等所收养之喇嘛邪术所乱，失却了本性，变成一个淫虐的疯子，康熙召他到塞外，在皇营中被废。熊赐履知道太子既废，太子府必然不保，胤禔等手段毒辣，必谋斩草除根之计，自己身受胤礽知遇之恩，势必得为他留一后代，但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于是才将胤礽的长子尔赫及嫡女尔格沁交托给星月二人，他自己却准备法古之豫让，为知己者而死。戴陆二人本不肯让他尽愚忠而死，但是熊赐履书生固执，他二人也无法劝阻。

星月双剑本是大汉子民，民族观念甚强，当初留在太子府里，亦是逼不得已，现在怎肯为一异族卖命？但侠义中人，受点水之恩必报涌泉，兄弟俩商量了许久终于答应了下来。后来太子府里的人，果然被杀的被杀，发放的发放，熊赐履自是不免，可是星月双剑已带着两个在皇室的阴谋手段下将被残害的小孩远赴江南了。

星月双剑名头太大，江湖中识之本多，何况各贝勒府耳目遍布，风声即刻传出，于是京中高手纷纷南下，企图截住这带着胤礽子女潜逃的星月

双剑，但戴梦尧人极机智，一路上潜形隐伏，躲过不知多少次危险，却想不到在这远离京城已数千里的地方，会让人给窥破了行迹。

此时戴梦尧骑在马上，脑海中思潮如涌，紊乱已极，他暗自思量，自己所做的事，究竟该是不该？非但京中爪牙，对自己是千方百计，欲得之而甘心，就是江湖中白道的朋友，也不耻自己的为人。须知满清初年，武林中人俱是反清复明的倡护者，怎会同情自己为胤初卖命，可是又有谁会知道自己的苦心呢？

他想到自己和陆飞白将胤初的子女带出皇城，又不惜冒着万险偷回已是“众矢之的”的太子府，将熊赐履的儿子熊倜救了出来，然后又狠着心将胤初的儿子抛在大红门外小红门村一座小山神庙的门口，听着一个八岁的幼儿在寒夜里啼哭却不愿而去，他仿佛觉得那孩子尖锐的哭声此刻仍然停留在他的耳边。

他又想到为了灭口，在经过香河县时，杀了从太子府带出的尔赫的奶妈。当他拔出剑时，那年轻而妩媚的眼睛正乞怜地望着他，用各种方法来乞求一命，但他不顾一切，将剑插入她那坚实而丰满的胸脯，杀死了一条无辜的性命，他不禁深深责备自己，为了自己的恩怨，自己所做的确是太过分了。

想到这里，戴梦尧不禁长叹了口气，仰首望天，只是东方渐白，已近黎明，于是他回顾正在赶着车的陆飞白，叹道：“哎！总算又是一天。”

车进太平门，只见金陵旧都，气势果是不凡，时方清晨，街道上已是热闹非常，戴梦尧不禁心神一松，赶着车马混在杂乱的人群中。此时车内传出儿啼，陆飞白笑道：“是孩子们该吃点什么的时候了，咱们也该打个尖，歇息歇息了。”

戴梦尧环顾左右，并无瞧见注意他们的人，也笑着点了点头。车往朝南的大街缓缓走去，停在一间并不甚大的客店门口，店里的小二赶紧过来接马招呼，满脸带着笑容。车子一停，车帘一掀，走下来一个年轻的妇人，一走下车，就伸了个懒腰，眼睛一飞，竟是个美人，只是眉目间带着三分淫荡之色。她朝着戴梦尧娇声一笑，说道：“哎哟，真把我累死了。”接着朝四周略一打量，又笑问：“这就是江宁府吗？怪不得这么热闹。”

戴梦尧又是一皱眉头，并未答话，却朝着正在呆望着的店小二说：“快

准备两间上房，给牲口好好上料。”

陆飞白跳下车来，随着戴梦尧走进店里，此时那俏妇人已带着两个小孩走进屋里，戴梦尧回头一望陆飞白，低声埋怨道：“我早叫你不要用这个女人，看她的样子，迟早总要生事。”

陆飞白笑了笑，说道：“不用她怎么办，难道咱们还能抱着孩子？除了她有谁肯跟咱们跑这么远的路？”

忽然外面有人在大声叱喝，接着就有人来敲房门，陆飞白开了门，只见门外站了两个皂隶，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冲着陆飞白大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陆飞白不禁大惊，以为他们已知自己的身份，略一迟疑，正在寻思应付之策，那店小二却贼眉贼眼地跟了过来，陪着笑说：“爷们请多包涵，这是店里的规矩，见了生客不敢不报上去。”说完又打着千走了。

陆飞白这才松了口气，知道这又是些想打个秋风的公差，想到“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这话的是确论，嘴里却说：“咱们带着家眷到南边去寻亲，请两位上差多多关照。”

哪知那公差却又大声喝道：“尔等身上带着兵刃躲躲藏藏的，分明不是好人，快跟我到衙门里去问话。”

陆飞白不觉大怒，剑眉一竖刚想发作，忽地有人跑来，冲着他说：“呀，这不是陆二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接着又对那两个公差说：“这两爷们是我的熟人，我担保他们出不了错。”

那两个公差相互对望了一眼，笑着道：“既然是孟大爷的熟人，那就怪我们多事了。”

说完竟笑着走了。

戴梦尧笑着说：“原来是北京城里，振武镖局大镖头银钩孟仲超大哥，真是幸会得很。”

三人寒暄了一会，孟仲超突然说：“两位既然到了南京，不可不去看看宝马神鞭，我也知道二位此次南来，实有难言之隐，但宝马神鞭义重如山，也许二位见了他事情更好商量。”

戴梦尧问道：“这宝马神鞭又是何人？听来甚是耳熟。”

孟仲超哈哈笑道：“二位久隐京城，想不到对江南侠踪如此生疏，您

难道不知道江湖人称‘北剑南鞭，神鬼不占先’的南鞭就是宝马神鞭萨天骥？”

陆飞白道：“那么北剑又是指的谁呢？”

孟仲超大笑道：“除了星月双剑，还有谁能当此誉？”

戴梦尧微笑道：“孟兄过奖了，我倒是也听人说起，南京鸣远镖局的总镖头萨天骥不但掌中丈四长鞭另有精妙招数，而且骑术精绝，善于相马，若真是此人，确是值得一见。”

孟仲超一拍腿道：“对了，就是此人，我看二位不如搬到镖局去住，也省了好多麻烦，何况鸣远镖局在江南声名极大，江宁府里也有照顾，二位若要前去，我先去告诉他一声，北剑南鞭这次能得一聚，真是武林中一大盛事。”

戴梦尧望了陆飞白一眼，沉吟了许久，慨然说道：“只是麻烦孟兄了。”

孟仲超连忙说道：“哪里话，既是如此，我先告辞了，二位请马上就来，鸣远镖局就在城南，一问便知。”说完拱了拱手走了。

戴梦尧等他走了，掩上房门，对陆飞白说道：“咱们这样无目的乱走，也非良策，宝马神鞭既是名重武林，想必是个角色，咱们不如在他那里暂且耽一下，再慢慢打算。”

鸣远镖局靠近水西门，离六朝金粉所聚的秦淮河也不太远，门朝北开，门前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大招牌，气派果自不凡。他们到了门口，早有镖局里伙计过来接马伺候，进了大厅，酒宴早已备齐，他们都是英雄本色，也不多谦让就坐下喝起来了。

酒是花雕，虽和北方喝惯的高粱风味迥异，但酒力醇厚，后劲最足，星月双剑本都好酒，酒逢知己更是越喝越多，不觉都有些醉了。

孟仲超忽然哈哈笑道：“北剑南鞭，今得一聚，我孟仲超的功劳不小，你们该怎么谢谢我？”

戴梦尧接着说：“久闻萨兄以狂扬鞭法称霸江南，今日确是幸会。”

孟仲超忽然一拍桌子，大声说：“对了，对了，北剑南鞭，俱名重武林，今天你们不如把各人的武功，就在席前印证一下，让我也好开开眼界。”

萨天骥性本粗豪，又加上七分酒意，听了立刻赞成，笑着道：“苍穹十三式兄弟听到已久，今日得能一会，我真是太高兴了。”说完竟自脱去长衫，走到厅前的空地上，准备动手了。

陆飞白看上去虽甚和气，个性却最傲，看了萨天骥这样，也将长衫脱去，手朝桌面一按，人从席面蹿了过去。

陆飞白尚未落地，萨天骥手朝腰间一探，随手挥出一条长鞭，长逾一丈，鞭风呼呼，宛如灵蛇，陆飞白腿一顿挫，人从鞭风上越了过去，抽出长剑，头都不回，反手一剑，又是一式“天虹倒划”。

萨天骥听见风声往前一俯，堪堪避过这剑，乌金长鞭往回一抡，“狂风落叶”。陆飞白人在空中，招已遽出，鞭风已然卷到，躲无可躲，孟仲超在旁惊呼一声，以为此招已可分出胜负。

哪知陆飞白长剑乱点，“漫天星斗”，剑剑都刺着萨天骥的鞭身，恰好将鞭势化了开去，孟仲超不禁又叫起好来。

萨天骥觉得鞭身一软，长鞭往下一垂，忽地鞭梢反挑，搭住陆飞白的长剑，竟自黏住。

原来萨天骥自幼童身，从来以内力见长，此番他又想以内力来镇住陆飞白怪异的剑法，何况陆飞白人尚未落地，自是较难运力。

哪知“苍穹十三式”剑法自成一家，天下的剑派除了天山冷家兄妹的“飞龙七式”之外，就只星月双剑的“苍穹十三式”能身不落地，在空中自由变化招式。当下陆飞白知道自己身无落脚之地，与萨天骥较量内力，自是大为吃亏，突生急智，将剑把一松，人却借着一按之力，越到萨天骥的身后，并指如剑，“落地流星”，直指萨天骥的“肩井穴”。

萨天骥全神对付陆飞白由剑尖渗出的内力，突觉手中一松，正觉惊讶，右肩已是微微一麻，高手过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萨天骥微一失招，即已落败，心中虽是不服，但也无法，长鞭一挥，黏在鞭上的剑直飞了出去，陆飞白跟着蹿出去，去势竟比剑急，将剑拿到手上，又斜飞出去数尺，才轻飘飘落到地上，身法美妙异常。宝马神鞭称霸江南，二十余年未逢敌手，如今在十招之内就此落败，心中实是难受已极。

陆飞白仗着身法奇诡，侥幸胜了一招，对萨天骥的难受之色，并未觉察，抱拳微笑道：“承让，承让，萨兄的内功确实惊人。”

萨天骥只得强笑了笑，没有说出话来。孟仲超察言观色，恐怕他二人结下梁子，忙跑来笑着说：“南鞭以雄厚见长，北剑以灵巧见长，正是各有千秋，让我大开了眼界，来来来，我借花献佛，敬二位一杯。”

戴梦尧人最精明，知道萨天骥已然不快，再坐下去反会弄得满座不欢，当下站起身来，微笑说道：“我已不胜酒力，还是各自休息了吧。”

此时突然有个镖局的伙计跑了进来，打着千说：“两位的行李及宝眷都已到了，现在正在南跨院里休息。”

戴梦尧正好就此下台，说道：“今日欢聚，实是快慰生平，此刻酒足饭饱，可否劳驾这位，带我到南跨院去看看？”

说着走了出去。萨天骥忽然大笑了几声，说道：“那时如果我用‘旱地拔葱’躲过此招，再用‘天风狂飏’往下横扫，陆兄岂不输了？”接着又朝戴梦尧说，“来来来我带你去。”

戴梦尧也觉此人豪爽得可爱，笑着跟他走了出去。孟仲超朝陆飞白看了一眼，将陆飞白脱下的长衫抛过去给他，于是大家都走了出去。

陆飞白在房内开窗外望，只见群星满天，虽无月亮，院中仍是光辉满地，他想起历来遭际，不禁长叹了口气，盘膝坐在床上，屏息运气，做起内功来。

那奶妈姓夏名莲贞，本是淫娃，在香河县几乎夜无虚夕，如今久旷，一路上奔驰，因为太累，倒还能忍耐，如今一得安全，再加上江南的春天，百物俱都动情，更何况她呢？

她斜倚床侧，身上只穿着一件鲜红的肚兜，身旁的一双孩子，鼻息均匀，都入睡了，她只觉春思撩人，红生双颊，跳下床去，喝了一杯冷茶，仍是无法平息春夜之绮念。

忽然，她听得邻房似有响动，渐渐响声不绝，她知道邻室的陆飞白定尚未入睡。想到陆飞白对她和气的笑容，她再也无法控制欲念，起床披上一件衣裳，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

陆飞白窗户未关，夏莲贞从窗口望进去，只见陆飞白外衣已脱，端坐在床上，体内发出一连串轻雷般的响声，知他尚在练功，却也不顾，推门走了进去，轻声娇笑道：“这么晚了你还练功夫，也不休息休息。”

夏莲贞扭着走到床边，两只充满了欲念的俏眼狠狠盯着陆飞白。陆飞



白看见她深夜走了进来，自是惊诧，但仍未在意，朝她一笑，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陆飞白的一笑，是他素性如此，从来都是笑脸向人，但夏莲贞欲火焚身，只觉这一笑有如春日之风，吹得她欲火更盛，装作无意将披着的衣服掉到地上，粉腿玉股，蛮腰丰乳，立刻呈现在陆飞白的眼前。

陆飞白虽是铁血男儿，但他正值壮年，“饮食男女”又本是人之大欲，如何能够禁得？

再加上夏莲贞颊如春花，媚目动情，他只觉心神一荡。

夏莲贞见他未动，缓缓地走向前去，两只勾魂荡魄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他，突地往前一扑，一把搂住陆飞白的肩膀，娇喘微微，张口咬住陆飞白的颈子。

陆飞白人非木石，此刻也是四肢乏力，轻轻伸手一推，却恰巧推在夏莲贞身上最柔软的地方，心神又是一荡。夏莲贞就势一推，将他压在床上，陆飞白此刻正是理智将溃，多年操守眼看毁于一旦。

两人翻滚之间，放在床边的剑，忽地铛的一声，掉在地上。陆飞白蓦地一惊，须知他毕竟不是好色之徒，受此一惊，理智立刻回复，随手一推，将夏莲贞推到地上，厉声说道：“不要胡闹，快回房去，不然……”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刚才的情况，觉得自己也非完全无错，凶狠的话再也说不出口，走下床来，直向门口走去。

夏莲贞欲性正自不可收拾，被他一推，先还茫然不知所措，再听得他厉声说话，不禁又羞又怒，伸手一撑地上，想要站起，却正按到落在地上的长剑。人在性欲冲动之时，最无理性，任何事都可做出，夏莲贞咬一咬牙，将长剑抽出，两手握住剑把，向陆飞白连人带剑，刺了过去。

陆飞白头脑亦是混乱异常，甚是矛盾，他听得身后有人扑来，想不到夏莲贞会用剑来刺他，以为她又要前来纠缠，转身正想骂她，哪知夏莲贞正好扑上，又用尽全身力气，陆飞白毫无所备，长剑正好由他的左胸刺入，穿过胸膛，鲜血溅得夏莲贞满身，陆飞白凄厉一叫，一代人杰，却葬送在一个淫妇手上。

戴梦尧正在熟睡，被陆飞白的惨叫声惊醒，大为惊骇，急忙跑下床来，大声叫问道：“老二，什么事？”来不及去开房门，双臂一振，穿过纸